

房间群与园景房

ROOM-CLUSTER OR GARDEN-ROOM:

对留园两座厅堂建筑的空间分析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Two Halls in Liu Yuan

雷冬雪、鲁安东

Lei Dongxue, Lu Andong

摘要

留园的五峰仙馆与林泉耆硕之馆是苏州古典园林厅堂建筑类型的典型代表。从家居性的角度，对这两座厅堂建筑在1920至1930年代期间的面貌进行了空间分析。通过对“房间群”和“园景房”两个概念的讨论，呈现历史语境中这两座特殊厅堂建筑的空间特征并对1960年代以来的对厅堂建筑的理论表述进行了反思。

关键字

园林 厅堂建筑 房间群 园景房 私密性 家居性

Abstract

The Five-Peak Celestial House and the House for the Aged Giants of Groves and Springs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halls in the classical gardens of Suzhou. This article will give spatial analyses of these two halls in the period of 1920s and 1930s in terms of domesticity. By examining the concepts of 'room-cluster' and 'garden-room',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bring forth the spatial characters of these two special hall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s well as to reflect upon the established understandings of the main halls in the theories of the Chinese Garden.

Key Words

Garden; Main Hall; Room-Cluster; Garden-Room; Privacy; Domesticity

厅堂之感

苏州古典园林中，厅堂建筑¹通常被视作园林建筑的主体并以“大”为其主要特征。

“大”既指建筑外观体量的高大，也指建筑内部空间的宏敞。留园的五峰仙馆与林泉耆硕之馆因其“大”而被视作江南园林厅堂建筑的典型例子。然而这两座厅堂建筑在1926年至1930年代中期¹¹期间却呈现出与今日迥异的面貌(图1、图2)：在“大”的体量内，其内部空间却因为复杂的划分而呈现出一种“深”的特征。这种内外不一的面貌与园林理论长期以来对厅堂建筑特征的表述有着矛盾。

1 五峰仙馆

在一些重要的研究文本^{2, [2-4]}和影像记录(图3)中，五峰仙馆一直被表现为高大豪华的厅堂形象。影像的拍摄重点主要集中在馆内南厅的明间，而厅内家具陈设的布置似乎在暗示着这一“大”型厅堂可能的使用方式——一处带有明显仪式感的会客场所(图4)。但1857年刘懋功所绘的《寒碧山庄图》却提供了另一

种不同的可能——一个个人的日常空间(图5)。在这幅图中，五峰仙馆(刘氏时称“传经堂”)恰似全园的心脏，以其为起点，连绵不断的屋顶如同血脉般向各个方向延伸。得益于视点选取及透视角度，五峰仙馆在图中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表达。在立面上，稍间的支摘窗和次间的平开窗都开启着，而明间则面向陈列石峰的庭院完全开敞。明间被描绘为一个被围合的房间，中央有一张榻，主人倚卧在榻上，似在欣赏着庭中景色。显然，刘懋功所描绘的空间使用情境(scenario)不太可能发生在今天的五峰仙馆(图6)。

与刘懋功《寒碧山庄图》相印证的是童寯1930年代绘制的平面图^{5]}与包爱兰1926年拍摄的照片^{3, [6]}。在童寯的平面图中，大厅被有规律地划分为8个大小方向各异房间，这与刘懋功图中被划分为五段的立面相符合(图5)，立面各个开间都对应着不同的房间。当时的五峰仙馆更像是由一组房间构成的迷宫般的“房间群”^[7]，并非今日所见的“分而不隔”⁴的南北两个厅(图7)。童寯的记录可以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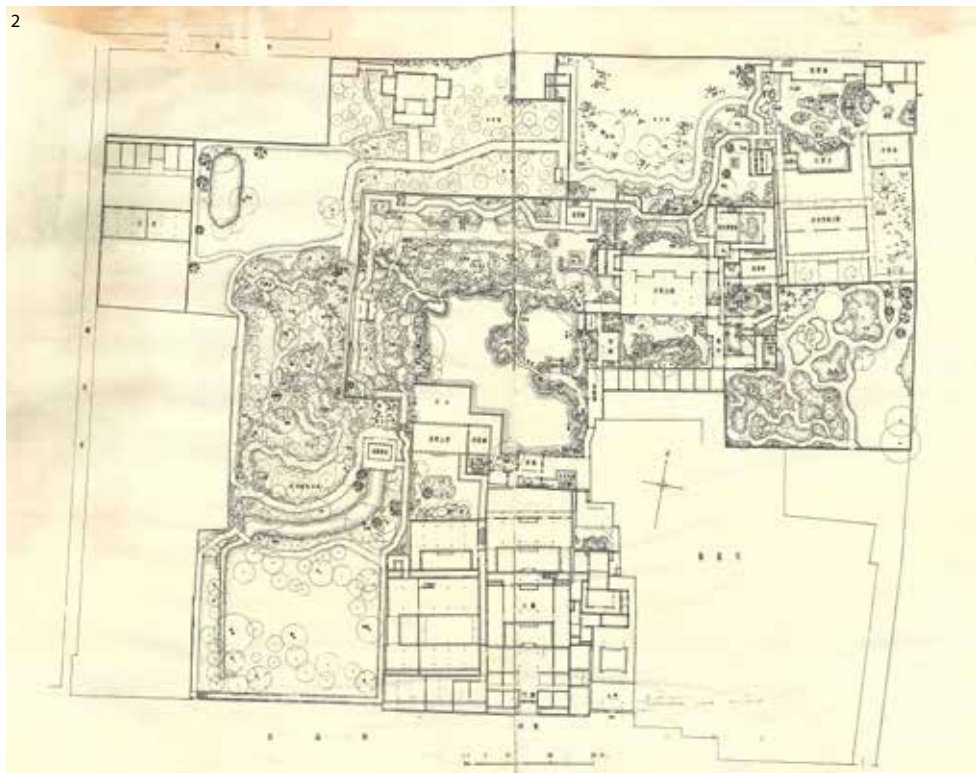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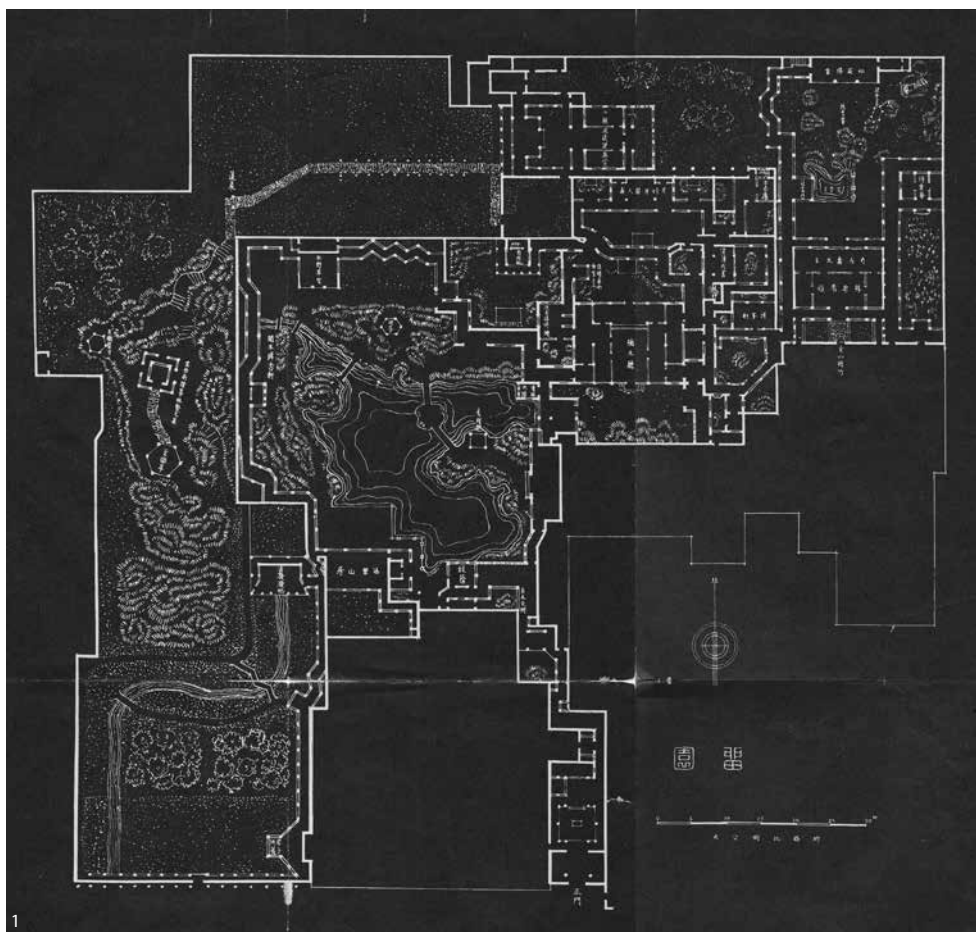


图1 1930年代的留园平面 (童雋, 1963)
图2 1960年代的留园平面 (刘敦桢, 1979)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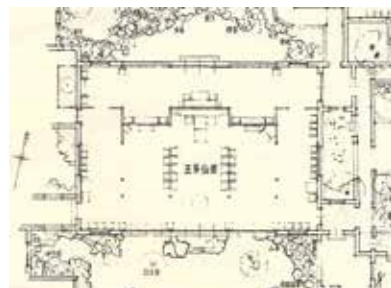
3-2



3-3

在包爱兰的镜头中得到佐证。包爱兰在五峰仙馆内拍摄的照片均捕捉了多个房间(图8)。在镜头一中,由近及远能看到3个房间(图8-1);而在下一镜头中,画面中心的月洞门将位于前景带有空间纵深的房间与位于背景空间较浅的房间分隔开来(图8-2)。按照包爱兰自述,这批照片是精心地按照游览路线进行拍摄的⁵,因此可以推断出这两个镜头拍摄于几乎同一位置的两个不同视角,它们与童寓绘制的平面图相吻合(图9)。

尽管这两个镜头中家具陈设的风格是相似的,但它们的空间特征和空间使用情境却明显不同。镜头一(图8-1)的拍摄时间可推断为一个春日⁶的上午。照片中五峰仙馆南侧明间的门扇向外打开,室内阳光充沛,家具与榻扇的位置清晰可辨,太师椅沿着榻扇的两侧成对布置。在南侧天花高度降低,其下安放了八边桌,桌子正上方悬有方灯。这幅画面的有趣之处在于其包含着多重的空间,照片像是在进行着窥视——对空间私密性的僭越,视线从稍间穿过次间聚焦在明间的八边桌。若再仔细观察,可透过榻扇看到



4



6

图3 五峰仙馆室内照片(自上而下分别用于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陈从周《苏州园林》、潘谷西《江南理景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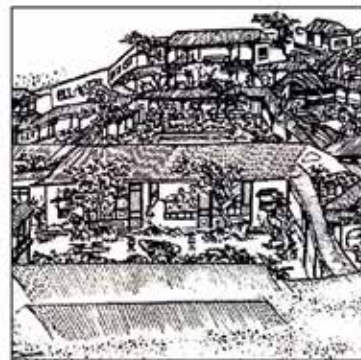
图4 五峰仙馆平面布置图(刘敦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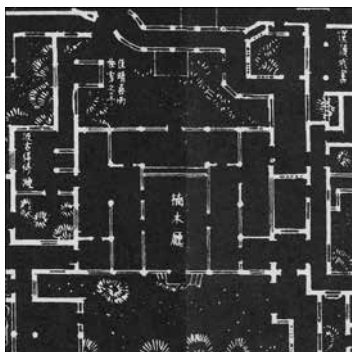
图5 刘懋功《寒碧山庄图》与五峰仙馆局部切片

图6 今天的五峰仙馆室内照片



5





7-1



7-2



8-1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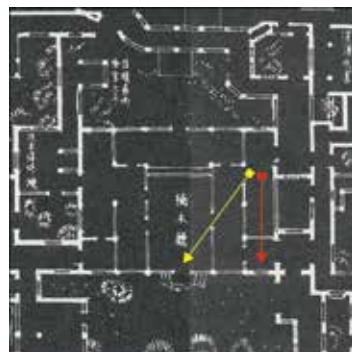
明间背后的第四个房间。层层榻扇沿着进深方向划分着这四个房间，使它们呈现出一种层叠的深度，或者说一种建筑空间的深度。照片同时配有包爱兰的文字说明：“这个园景房 (garden room) 面向南面庭园开敞着，是一个内部的活动空间，可供吟诗作对、享丝竹之乐、挥毫泼墨或与友人畅谈时品茶之用”⁷。

与镜头一相比，镜头二更像一个交通性质的空间 (图8-2)。东侧稍间被落地罩分隔为一大一小两个房间。落地罩上开的月洞既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也构成一个景框。画面中，月洞门后的小房间位于稍间南侧，开有一扇采光的花窗。它的东侧连接着鹤所，是旧时主人从住宅区入园的路径⁸。而在位于画面前景的长条形房间，家具沿东西两侧墙布置，中间供人穿行。右侧木隔墙上悬挂着成组的镜子，其下的桌椅坐西朝东。坐在此处向东望去，视线穿过三层窗洞可以看到揖峰轩院落⁹ (图10)。包爱兰为镜头二提供的描述是“临室的家具陈设风格相似”¹⁰。这两个带有不同空间构成的镜头，展现了五峰仙馆内部房间群产生的细腻多样的可能体验。

2 林泉耆硕之馆

五峰仙馆的房间群现象并非孤例，在林泉耆硕之馆¹¹也有着类似的情况。童寯的平面图显示，1930年代中期的林泉耆硕之馆并非简单二分的鸳鸯厅形制，而是在今天的南北两厅的东西两端又分别划分出小房间¹² (图11)。在刘敦桢团队的测绘平面图中也可以找到修复前的痕迹：北厅地坪方砖的尺寸在明间、次间相同，但在稍间则变小；而南厅明间和次间的地砖尺寸虽然与稍间地砖尺寸相近，但也进行了划分 (图12)。这暗示着在林泉耆硕之馆内部曾经存在着多个不同尺度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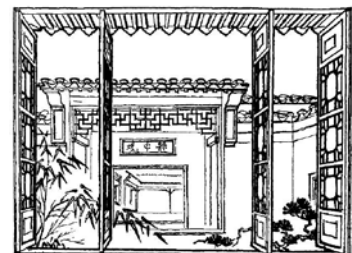
林泉耆硕之馆内的房间群现象可以在包爱兰的照片中得到确认 (图13、图14)。在包爱兰的描述中，林泉耆硕之馆北面的厅堂“奇石寿太古”是一个“私人图书室”¹³ (private library)，其“东西端头各设一榻”¹⁴，这与刘敦桢测绘图相符。在图13-1、图13-2中，北厅西侧稍间被覆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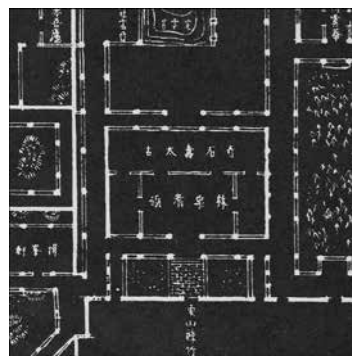
9-1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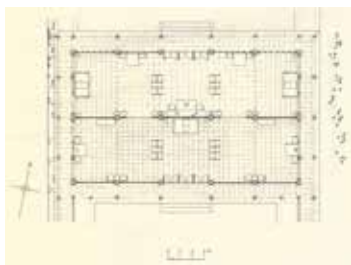
10



11-1



11-2



12



13-1



13-2



13-3

图7-1 五峰仙馆局部平面图（童寯版）

图7-2 五峰仙馆局部平面图（刘敦桢版）

图8-1 五峰仙馆内景 镜头一（包爱兰摄）

图8-2 五峰仙馆内景 镜头二（包爱兰摄）

图9-1 包爱兰照片拍摄角度示意图（黄色表示镜头一，红色表示镜头二）

图9-2 对包爱兰照片的三维空间模拟

图10 从五峰仙馆东侧山墙窗洞望向揖峰轩院落

图11-1 林泉耆硕之馆局部平面图（童寯版）

图11-2：林泉耆硕之馆局部平面图（刘敦桢版）

图12 林泉耆硕之馆平面布置图（刘敦桢）

图13-1 林泉耆硕之馆北厅 镜头一（包爱兰摄）

图13-2 林泉耆硕之馆北厅 镜头二（包爱兰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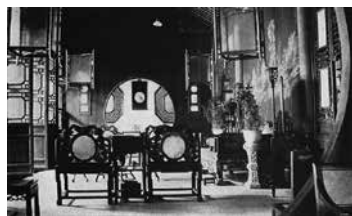
图13-3 包爱兰照片拍摄角度示意图（黄色表示镜头一，红色表示镜头二）

玻璃的博古架隔离为一个进深较小的房间，空间的核心——榻被放置在西侧山墙下，坐西朝东；它背后的山墙上有两扇对称布置的精美方窗，透过方窗可见馆外西侧天井里的栽植。方窗样式简洁、十分通透，有利于室内采光（图13-2）。而在南面的厅堂“林泉耆硕”，不透明的落地罩对西侧梢间进行了分隔，其上开着月洞门。透过月洞门，可以看到西侧山墙上的一对八角形窗，其采光不如北侧方窗（图14-1）。在绘制林泉耆硕之馆一带平面图时，童寯似乎将北侧博古架视作家具，因此将北厅作为一个整体空间，而南侧则被划分为3个房间（图11-1）。

虽然南北两厅的基本格局是对称的，但其家具陈设的布局却较为不同。南厅明间悬挂着“林泉耆硕”牌匾一块，牌匾下方是绘有冠云峰图的屏风（图15）。背靠屏风是装饰华丽的榻，榻的正前方放置了风格相似的圆桌椅一套，而在圆桌两侧东西布置了太师椅和茶几，作对称式排列（图14-1）。在图14-1的前景（画面右下角）可见梢间月洞门的内外两侧设有背靠椅。在北厅，明间和次间的家具分为4个八仙桌组团，东西次间靠窗各有1组，仿佛为观赏冠云峰而设（图13-1、图16）。如果我们将榻视作起居活动的中心，那么在北厅其活动中心位于东西两端，而在南厅其活动中心位于明间正中。但在今天的林泉耆硕之馆，南北两厅内部分隔的博古架和落地罩已佚，因此形成了简单二分的鸳鸯厅形制。此外“奇石寿太古”与“林泉耆硕之馆”的匾额也对调了位置。

3 作为“房间群”的厅堂建筑

上文的分析显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峰仙馆与林泉耆硕之馆内部均出现了空间细分的情况，并产生了一种由多个房间构成房间群的现象。这一现象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厅堂建筑“高大宏敞”的特征有着矛盾。房间群，或者说内部空间的再划分，使得厅堂建筑成为一个日常活动被细分和精心组织的居住综合体，而不是一个仪式性的会客场所或者纯粹的景观建筑。可以说正是房间群的组织形式使得这两座厅堂建筑可以根据日常起居的方式与习惯来塑造它们的空间形态。这一方面使厅堂建筑的空间形式变



14-1



14-2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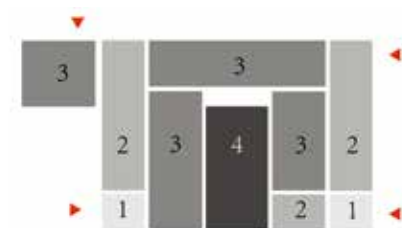
16

图14-1 林泉耆硕之馆南厅 镜头一（包爱兰摄）

图14-2 包爱兰照片拍摄角度示意图

图15 林泉耆硕之馆南厅镜头二（包爱兰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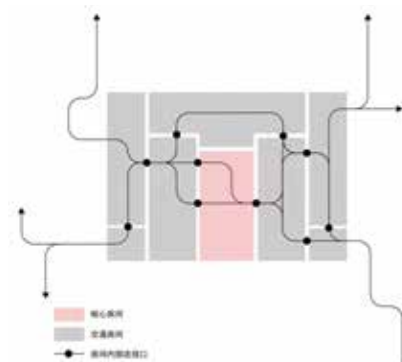
图16 林泉耆硕之馆北厅镜头三（包爱兰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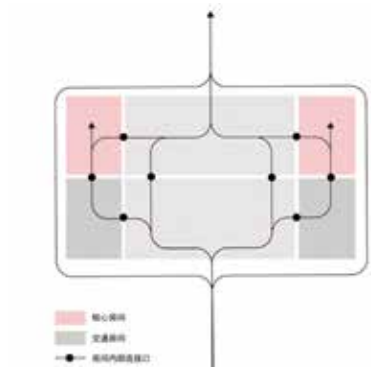
17



18



19



20

图17 五峰仙馆的空间私密度图示（数字表示私密度等级，1最低，4最高）

图18 林泉耆硕之馆的空间私密度图示（数字表示私密度等级，1最低，3最高）

图19 五峰仙馆空间可达性图示

图20 林泉耆硕之馆空间可达性图示

得丰富多样（而不同于“高大宏敞”），另一方面也使它们获得了一种对使用情境和环境情境的微妙适应力，进而使厅堂建筑变得具体和独一无二。五峰仙馆与林泉耆硕之馆充分体现了这种房间群带来的多样性和适应力。

3.1 私密性的景观

《隐匿的转变》一文中，鲁安东提出用“私密度景观”^[7]的概念来理解房间群带来的内部空间私密等级的差异及其心理效应。在五峰仙馆，8个房间通过错动组合形成向心式布局，私密等级最高的房间位于房间群中心，被其它7个房间层层包裹，空间的私密度由边缘向中心逐步加强（图17）。与其它房间相比，核心房间的陈设更符合日常家居活动，家具和灯具的布置以及为增加室内采光而设置的镜子都在暗示着一个日常的起居场所（图8-1）。其重心偏离了房间中心，而位于房间南端（八边桌所在处）。南向良好的采光与紧凑的家具布置共同营造一个舒适的家居氛围，而南侧庭院内的石峰既为室内活动提供了布景，也是室内的观赏对象。家居与景致之间、舒适与愉悦之间形成了平衡的关系。而林泉耆硕之馆内部的房间格局则相反，相对私密的房间位于北厅东西两侧博古架（书架）之后，位于整个房间群的边缘（图18）。在包爱兰的照片中，博古架面向稍间开放，背对着正间（图13），可以推断它的主要考量是服务于其后相对封闭的阅读空间，而非整个厅堂。这或许是为何包爱兰将林泉耆硕之馆认知为“图书室”，而不是五峰仙馆那样的“园景房”。

3.2 序列与经验

房间群不仅产生内部空间的差异，也带来组织历时经验——序列的可能性。五峰仙馆作为全园的一个交通节点，可以通过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四个方位的出口前往园林中的不同地点。在其房间群内部隐藏着一条由东向西的行进序列（图19），主人经由鹤所¹⁴（五峰仙馆东南方向）穿过一组交通空间抵达位于正间面向庭院的起居场所。沿着这一路径逐渐对庭院景观进行“蓄势”，而在正间的八方桌处，恰可纵览庭中诸石峰形成高潮。而为了避免对起居场所的干扰，在核心房间的西、北、东三面各布置了一个

交通性质的条形房间，三个条形房间串联形成了环绕核心房间的“U”形行进路线，类似一个室内的走廊空间。而林泉耆硕之馆与南面的“东山丝竹”（戏台）和北面的冠云楼共同构成了一个中轴对称的格局，而房间群内部的行进顺序与建筑的形体轴线一致，为南北向（图20）。南北两厅的明间是厅堂内部主要的象征性空间，东西次间设置开口，采用两侧榻扇加中间飞罩的组合，允许南北向穿行。而南厅东西两侧较为私密的小房间被不透明的木隔板隔开，它们的室内陈设更像是两个交通空间，作为北侧图书室的前室，因此在林泉耆硕之馆四角的小房间之间也存在着南北向的行进顺序。

4 作为“园景房”的厅堂建筑

在五峰仙馆和林泉耆硕之馆出现的房间群现象需要从居住空间的角度才能充分理解。它意味着厅堂建筑不仅具有象征性的和景观性的意义，同时其内发生着多样而具体的日常起居活动。对厅堂空间的再划分意味着尺度和环境的“舒适”成为了优先的考量。

如果说房间群的概念强调了建筑内部对日常起居活动的细分和精心组织，包爱兰在描述五峰仙馆时提到的“园景房”一词则提供了另一个暗喻。在对留园的记录中¹⁵（图21），包爱兰一共标注出3处“园景房”——涵碧山房、五峰仙馆和揖峰轩。园景房（Garden Room）是19世纪开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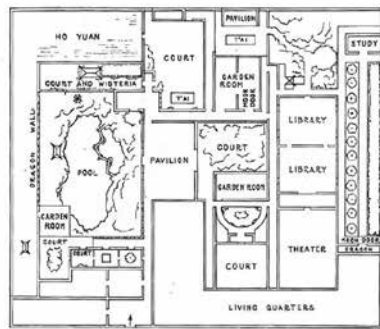


图21 包爱兰基于回忆对1920年代留园所作的认知地图（包爱兰，1943）

现并流行的一种空间类型,它是日渐成为家居生活核心的起居空间的延伸,通常有着大面积的朝向景观的窗户,使人在保持着室内起居空间舒适性的同时能够享有花园的优美景色。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五峰仙馆和林泉耆硕之馆与大多数园林建筑的差异。一方面其内部的房间群有机地组织了多样的使用情境,另一方面室外景观和环境(例如光和风)与室内房间之间又有着微妙的对话关系。园景房是介于“园”与“居”之间的一种混杂空间类型,它是日常性和舒适性的空间营造。

结语

留园五峰仙馆与林泉耆硕之馆两则案例说明,厅堂建筑内部空间的“大”并非必然。它们容纳着更为具体的空间使用情境,并在家居性的导向下对空间进行了细分;另一方面,房间群的组织又受到来自建筑外部景观环境的微妙影响。对内部空间关系的组织(“房间群”)和对内外空间关系的协调(“园景房”)共同见证了厅堂建筑向居住景观的变迁。uf

注释:

- 1) 《苏州古典园林》中对厅堂建筑的定义:“厅堂多位于园内适中地点,周围围以墙垣廊屋,前后构成庭院,是园林建筑的主体。厅堂造型比较高大大宏敞,装修精美,家具陈设富丽,在反映园主奢靡生活方面,具有典型性。留园五峰仙馆、狮子林燕誉堂均为这类例子”,“园林中的厅堂过去是园主进行各种享乐活动的主要场所,名称有大厅、四面厅、鸳鸯厅、花厅、荷花厅、花篮厅等等,但也有一厅兼有几种用途而不能明确区分的[···]大厅是园林建筑的主体,面阔三间五间不等,面临庭院一边于柱间安连续长窗(榻扇)两侧山墙亦间或开窗,供通风采光之用。典型的例子如留园五峰仙馆。”参见参考文献[2]: 27,30。
- 2) 刘敦桢:“自曲谿楼东去有庭院数区,原是官僚地主在园内进行各种享乐活动的所在,以高大豪华的主厅五峰仙馆为中心。”参见参考文献[2]59;陈从周:“东

部主要建筑有二:其一五峰仙馆(楠木厅),面阔五间,系硬山造。内部装修陈设、精致雅洁,为江南旧式厅堂布置之上选。”参见参考文献[3]24;郭黛姮、张锦秋:“五峰仙馆室内空间宏达、装修精丽。”参见参考文献[4]。

3) 1926年春季,在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美国女教师包爱兰拍摄了一系列留园与狮子林的照片,于1943年出版了In the Chinese Garden一书,并在书中“留园”章节中发表了1张平面图与45张黑白照片。参见参考文献[6]。

4) 这种“分而不隔”的做法是为了实现建筑内部空间的流通,“空间流连: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室内空间与室内的流通,象厅堂内广泛运用,后屏构成前后空间分而不隔的流连。”参见参考文献:侯幼彬.传统建筑的空间扩大感[J].建筑学报,1963(12)。

5) In the Chinese Garden书中扉页写有:本书“首次尝试了通过有计划的、摄影记录的形式来按照人行走的顺序呈现完整的中国园林。”(作者自译)参见参考文献[6]。

6) 根据序言包爱兰自述的时间及照片中室内家具的阴影方向所作的推断。参见参考文献[6]11。

7) 作者自译,原文为“This garden room, open to a court at left, is an interior used for sipping tea while making verse, quoting poetry, playing musical instruments,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or conversing with friends.”参见参考文献[6]38-39。

8) 参见参考文献 [8]48,288。

9) 郭黛姮、张锦秋对此处山墙上的外窗进行了分析,“这个窗外宽2.5米,长6米的小天井,把庞大的园内主厅与安静闲适的书房院落连在一起,真是妙趣横生。从‘揖峰轩’西望,借助小天井把不甚美观的大厅山墙也变成一景,这种做法真是煞费匠心。”参见参考文献[4]。

10) 作者自译,原文为“Adjoining room in similar style.”根据前文可推,这里的风格应指家具陈设的风格。参见参考文献[6]40。

11) 林泉耆硕之馆为盛氏(刘氏后接管留园的家庭)在1891年左右建,时称“奇石寿太古”。俞樾(清)在《冠云峰赞有序》中写道,“盛旭人方伯买刘氏寒碧山庄而葺治之。名曰留园。园之旁有奇石焉,所谓冠云峰也,方伯以善贾得之。张子青相国时抚三吴,书写‘奇石寿太古’五字以赠。岁在辛卯。购得其前之隙地而筑屋焉。”参见参考文献[8]221。

12) 童寓没有在平面图上画出北厅“奇石寿太古”东西两端的划分,见下文。

13) 参见参考文献[6]48。

14) 作者自译,原文为“Coach arrangement at each end of the library.”参见参考文献[6]49。

15) 该平面图是一张空间认知地图,根据平面图右下角H. E. B.缩写,推断为包爱兰书中《致谢》部分提及的景观设计师Helen E. Bullard代笔绘制。参见参考文献[6]24。

参考文献:

- [1]顾凯.童寓与刘敦桢的中国园林研究比较[J].建筑师,2015(1):92-105.
- [2]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
- [3]陈从周.苏州园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4]郭黛姮、张锦秋.苏州留园的建筑空间[J].建筑学报,1963(03).
- [5]童寓.江南园林志[M].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3.
- [6]Florence Lee Powell. In the Chinese Garden: a photographic tour of the complete Chinese garden, with text explaining its symbolism, as seen in the Liu Yuan (The Liu Garden) and the Shih Tzu Lin (The Forest of Lions) [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3.
- [7]鲁安东.隐匿的转变:对20世纪留园变迁的空间分析[J].建筑学报,2016(1):17-23.
- [8]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编.留园志[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

图片来源:

- 图1:参考文献[5]图版3。
图2:参考文献[2]348-349。
图3-1:参考文献[2]150。
图3-2:参考文献[3]174。
图3-3:潘谷西.江南理景艺术[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389。
图4、图5、图12:参考文献[2]365、347、157、157。
图6、图7、图9、图11、图13-3、14-2、图17-图20:作者提供。
图8-1、图8-2、图13-1、图13-2、图14-1、图15、图16:参考文献[6]38、40、48、49、52、51、46。
图10:参考文献[4]。
图21:参考文献[6]24。

雷冬雪,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鲁安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